



靈風

*Spirit Wind*

Vol.49. No.09 September 2020

第四十九卷第九期 (總第 578期) 二零二零年九月

# 目錄

<b>神的旨意</b>	貳 神揀選的旨意 (六) / 康錫慶	01
<b>特 稿</b>	警醒侯主 / 周天和	15
<b>教會歷史</b>	神學與神的計劃 (二十) / 柯立天 瞿敏成 中譯	18
<b><u>David Livingstone:</u></b>		
<b><u>Exploration, Evangelism, and Imperialism</u></b>		
<u>By Richard Cook</u> 22		
<b>十二監署碎</b>	心為物役 幸福遺棄 / 王敬	28
<b>座右旋律</b>	年老的有智慧 / 黎翰飛	29
<b>讀經心得</b>	論罪與救恩 / 老羊	30
<b>旅行足跡</b>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 李國維	32
<b>恭 賀</b>	向前走呀! 繼續努力向前走! / 任康以琳	33
<b>靈風之音</b>	編輯部	34
<b>封 底</b>	預備迎見神 (十月網路專題講座)	

出版 / 發行：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Chinese For Christ New York Chu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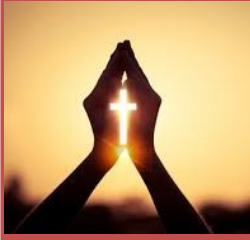
142-21/23 Franklin Ave., Flushing, NY 11355

電 郵: cfcnyc@cfcnyc.org 網 絡: www.cfcnyc.org

總 監: 任德健 牧師 總編輯: 康錫慶 牧師

文字組: 鄧一彤 吳雯霞 吳國慶 吳保羅 趙承錫

徵 稿: 本月刊免費贈閱, 歡迎投稿, 文責作者自負, 未設稿酬。



# 神的旨意

康錫慶

## 貳 神揀選的旨意（六）

### 一 揀選地

### 二 揀選人

- (一) 神揀選以諾    (二) 神揀選挪亞    (三) 神揀選亞伯蘭  
(四) 神揀選雅各    (五) 神揀選摩西    (六) 神揀選撒母耳

### (七) 神揀選大衛

神揀選人為要達成祂永遠的計劃，在人類歷代中逐步實現。自從亞伯蘭（亞伯拉罕）神將他從萬民中分別出來，在列國中建立一個被揀選的族類，被稱為「選民」（詩一零五 42-44）。從亞伯拉罕這個人，到以撒這個家，後到雅各這個族。耶和華神被稱為「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一 6）。雅各後改名為以色列。寄居埃及四百三十年，神差遣摩西將他們領出來，神形容「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是「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並指定他們歸神「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在萬民中被分別出來，被立為「聖民」（出十九 4-6，申二十八 9），這是神的心意。然而，因着人的敗壞，這聖民進入聖地之後，受到拜假神的異族影響，隨從異教之風，惹神的怒氣，將他們交在周圍列國手中受轄制。當他們受苦而悔悟求告神，神才為他們設立「士師」營救。這樣起起伏伏，約四百五十年的士師時期吃了不少苦。到最後一位士師，是神從祭司家揀選出來的撒母耳，才把時局扭轉，呼喚族民除掉外邦諸假神，「專心歸向耶和華，單單的事奉祂」。百姓的心是轉回，可是歷年來看到列國有君王治理，就嚮往列國的樣子，要撒母耳為他們立王。撒母耳向神投訴，神竟任憑百姓所求；指示撒母耳為他們立王，終於膏立便雅憫支派一個「又健壯又俊美」，「身體比眾民高過一頭」的掃羅為王，滿足百姓「像列國一樣」的雄心。人意取代神旨，撒母耳明示：「你們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華面前犯了大罪了。」然而百姓冒犯大罪，強求立王。

立王建國原是在神的計劃中，最初是與亞伯拉罕立約時宣告的，但神有神的時候，這些百姓竟走在神的前頭，所立的王合人的標準：「又健

壯又俊美」，但不合神的心意，正如神藉撒母耳所指示的：「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這些話正是對掃羅王的評語。故此，撒母耳直指掃羅：「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撒十五 22-23）。

撒母耳這位時代的橋樑尚有未完成之工，雖膏王立國，這王卻不合神的心意。但國已立定，以色列族已進入一個新的時代——王國時代，有國不能無王。神對這時代橋樑的撒母耳另有指示：「已經尋着一位合祂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撒十三 14）。

## 1. 神尋找要揀選的人

人意不能滿足神的心意，神所揀選的必須是合神心意的人。於是神差遣撒母耳往伯利恆，到猶大支派耶西的家，神說：「我在他眾子之內，預定一個作王的」（撒十六 1）。

神的揀選是根據祂預定，在「神的旨意」論題中，先是論及「神預定的旨意」。當然神的「預定」是根據神的「預知」，彰顯神是無所不知（全知），無所不能（全能）的神。從預知到預定，直到揀選，有時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

神說在耶西的眾子中，「預定一個作王的」。耶西是猶大的第九代。當雅各在埃及臨終前，招聚十二個兒子，為他們祝福，帶着預言性質。論到四子猶大時，提及「猶大是個小獅子」，還說：「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你。圭必不離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到細羅（賜平安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創四十九 8-12）。這幾句話，被指定猶大為王的支派；回應神與亞伯拉罕立永約時提及「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創十七 4-7）。到了第四代的猶大出現曙光。耶西是猶大的第九代，家中有八個兒子，三個大兒子都在掃羅的軍中，其他是牧羊人。神在他們中間，預定一個人被膏為王。

## 2. 神揀選所預定的人

撒母耳奉命藉着獻祭，帶着盛滿膏油的角，來到伯利恆，邀請耶西一家來喫祭肉。耶西帶着七個兒子來赴祭禮，要在耶西的眾子中膏一個為王。七兄弟都輪流見撒母耳，雖然個個都一表人才，但神指示：「不要看他的外貌」，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七人中找不到一人。撒母耳問耶西：「你兒子都在這裏麼？」耶西說：「還有一個小的，現在放羊。」「小的」派不上大場面，留在外放羊。這是人的想法，看法。是的，人只能看外表，惟獨神能察看人的內心。差人叫這「小的」回來；一個「面色光紅，雙目清秀，容貌俊美」的小

大衛出現在撒母耳面前，神指示：「這就是他，你起來膏他。」撒母耳順命「用角裏的油在他諸兄中膏了他」，同時「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當時的政權仍然握在掃羅手中，只是「耶和華的靈離開掃羅」（撒十六 1-14）。大衛仍然過着牧羊的生活。

## 3. 神預定的人受考驗

牧童大衛雖然被膏為君，仍服在執政的掃羅王手下，神要用他先藉着各種環境來訓練、鍛煉、磨練，甚至熬煉他。

### (1) 野地的操練

大衛的牧羊生活，培養自己成為好牧人，為羊群尋找水草，使羊群得飽足。青草地，溪水邊，《詩篇》二十三篇正是他牧羊的經歷。在大自然中與神相處；有充分的時間親近神，默想神奇妙的作為，從《詩篇》可見一覽。更利用悠閒的時候學會琴藝，彈得一手好琴，甚至他彈奏能驅趕惡魔（撒十六 23）。此外也訓練甩石技巧，熟練又準確（撒十七 49）。

### (2) 宮室的培養

掃羅王因常違背神，以致神的靈離開他，常被惡魔擾亂。得悉大衛善於彈琴，可藉琴聲鬆弛情緒，大衛終於被邀請覲王。掃羅見他豐姿英俊，又有口才，也有高超的琴藝，就收留他，作他的助手，替他拿兵器。有時惡魔纏身，也能用琴聲驅逐惡魔，何其難得，蒙王賞識，而被留在掃羅身旁，替他拿兵器，「侍立在掃羅面前」。掃羅喜愛大衛，在掃羅眼前蒙恩（撒十六 14-23）。

### (3) 戰場顯威武

大衛得寵，追隨王上，不但作侍從，為掃羅拿兵器，出入戰場。因以色列人常受非利士人欺壓。一次來了一個巨人歌利亞，「身高六肘零一虎口，頭戴銅盔，身穿鎧甲，甲重五千舍客勒；腳上有銅護膝，兩肩之中背負銅戟；槍桿粗如織布的機軸，鐵槍頭重六百舍客勒。」這樣一個配備全副武裝的巨人，令人見而生畏。當他出來向以色列罵陣時，無人敢還嘴，連「高人一頭」的掃羅王都「驚惶，極其害怕」（撒十七 1-11）。

沒想到這手無寸鐵，原是牧童的大衛，只是替掃羅王拿兵器而已。竟膽大地隻手拿牧羊杖，挑選五塊光滑的石子，帶着甩石的機弦，去向這巨人宣戰：「你來攻擊我，是靠着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着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並放膽地宣告：「今日耶和華必將你交在我手裏。」且肯定地判他和非利士軍兵的

死刑：「我必殺你，斬你的頭。又將非利士軍兵的屍首，給空中的飛鳥地上的野獸喫。隨之見證：「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說罷，大衛就急忙迎敵，掏出一塊石子，用甩石機弦甩出，打中歌利亞的額，石子打進額內，他就仆倒在地，將他打死，並用他的刀，割下他的頭，送到掃羅王那裏。掃羅王為此驚奇，一個小牧童竟能行大事。以色列人獲全勝，掃羅見他「作事精明」，就立他作戰士長，眾百姓眾臣僕無不喜悅（撒上下十七 40-58，十八 5）。

## （4）死亡的繩索

大衛打死歌利亞，得上下臣民的擁戴，以英雄看待。眾婦女從各城裏出來迎接掃羅王，歡歡喜喜打鼓擊磬，歌唱跳舞地唱和：「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因千千歸他，萬萬歸大衛而引起妒心。「從這日期，掃羅就怒視大衛」（撒上下十八 6-9）。從此，大衛由得寵成為死仇。

### 1) 避開槍矛

翌日，掃羅再度受到惡魔騷擾，胡言亂語，大衛照常彈琴驅魔，沒想到掃羅反而向他掄槍，想將大衛刺透，釘在牆上，好在大衛精明，躲開脫險。大衛才領悟到掃羅對他變心，但仍然尊他為王。掃羅也體會到神離開他，卻與大衛同在，就讓大衛離開他，卻不棄絕他，反立大衛作千夫長，讓他帶兵出入（撒上下十八 10-14）。

大衛帶兵，遇有戰事，出戰迎敵，屢戰屢勝。平時照舊陪伴掃羅。又一次，掃羅再遭惡魔纏身，大衛依然為他彈琴驅魔，想不到掃羅仍然向他掄槍，要將他釘在牆上，大衛避開脫險。知道掃羅懷恨未消，早晚會死在掃羅手中，就決定離開掃羅（撒上下十九 8-10）。

### 2) 愛妻救助

掃羅蓄意要除掉大衛，用計藉女兒的手加害於他，以善意引大衛入贅：「我將大女兒米拉給你為妻，只要你為我奮勇，為耶和華爭戰。」其實掃羅「心裏說：我不好親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意思藉女兒為陷阱。大女兒將成婚時，掃羅反而將她給了另一個男子為妻。而他的次女米甲愛上了大衛。掃羅也樂成其事：「心裏說：我將這女兒給大衛，作他的網羅。好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因此，「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陽皮」為聘禮。意思是「要使大衛喪在非利士人的手裏。」大衛竟然和跟隨他的人進入非利士地，殺了二百非利士人，用一百非利士人的陽皮聘得米甲為妻（撒上下十八 17-29）。

米甲愛大衛，並不能改變父親加害大衛的意念，甚至追殺到家中，愛妻只有幫助丈夫逃避父親的毒手，免了一災（撒上下十九 11-17）。

### 3) 摯友維護

掃羅懷恨大衛，反而他兒子約拿單成為大衛生死之交；「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深相契合，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就與他結盟，成為結拜兄弟，甚至將自己的外袍，戰衣，刀弓，腰帶都給了大衛（撒上十八1-4）。

掃羅對約拿單道明要殺大衛，約拿單不但向大衛通風報訊，且勸告父親，分析大衛的為人，從未作為非的事，且「他所行的，都與你大有益處。」若殺了他，就是「流無辜人的血，自己取罪。」約拿單處在兩人之間，如鹽調和，他的智慧，解除父親殺大衛的意念。甚至「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說：我必不殺他」（撒上十九1-7）。

掃羅指永生的神起誓，卻不守此誓言，對大衛懷恨的心結仍未解開。可是約拿單始終維護大衛，他們兩人的情誼堅貞，任何環境不能搖動。智慧者的一句箴言：「朋友乃時常親愛」，而約拿單與大衛由友情到兄弟情：「弟兄為患難而生」（箴十七17）。

約拿單終於救大衛脫離父親的手，兩人在神面前彼此立約：「願耶和華在你我中間，並你我後裔中間為證，直到永遠。」兩人依依不捨地辭別（撒上二十1-42）。

## （5）死蔭的幽谷

在大衛的「牧人之詩」中提及：「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詩二十三4-5）。在這短的見證中，道出他與神建立了個別的關係——「你與我」。「我」面對「死蔭的幽谷」；有「遭害」、「敵人」。但經歷的是「祢」；神的「同在」；有「安慰」、「筵席」、「膏油」。是神使我的「福杯」滿溢。這是大衛一生的經歷；不是一帆風順，而是衝風破浪。不是平坦大道，而是崎嶇窄路。但有神在前導引，雖然步過死蔭幽谷，終於登上高山峻嶺；從一個小牧童登上一國之君的寶座，並成為主耶穌為萬王之王的預表人物（賽九7）。難怪他能感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二十三6）。

### 1) 避難於亞杜蘭洞

大衛與約拿單分手之後，就開始逃難的生活，居無定所，無家可歸，因為掃羅放不過他。他先到挪伯祭司亞希米勒那裏，取得陳設餅充飢，及歌利亞的刀。隨之逃到加特王亞吉，因怕被認出他的本相，而在眾人面前裝瘋癲。而後逃到伯利恆西南的以拉山谷中的亞杜蘭洞（人民之正義之意）在那裏也收留一些受窘迫的，欠債的，心裏苦惱的，約四百人跟隨他，卻犧牲了祭司亞希米勒一家人，並殃及祭司城挪伯，全城遭害

（撒上二十一 1-15，二十二 1-2，9-19），可憐掃羅被困在自我的牢獄中無法自救，而借刀殺人。

## 2) 東躲西竄無定處

大衛自顧不暇，仍發慈心，在神指示之下率領跟隨他的人救基伊拉人脫離非利士人的手。但基伊拉人無法保護他，迫得逃進西弗荒野的山寨裏，西弗人向掃羅告密，迫使大衛轉入瑪雲曠野的亞拉巴的幽谷裏。再從那裏南下到死海附近的隱基底山寨，在哪裏的一洞裏，有機會報仇，卻放過掃羅。不加害於他（撒上二十三 1-5，10-14，24-29）。

## 3) 手下留情善報惡

大衛和跟隨的人，躲進隱基底，藏在山洞的深處，掃羅率領三千精兵尋索大衛，也來到隱基底，掃羅一時便急進洞裏解手。那正是大衛躲藏之洞，跟隨者見機要為大衛報仇，卻被大衛攔阻，只是悄悄的割下掃羅外袍的衣襟，還心自責，認為掃羅是神的受膏者，不該以惡報惡（撒上二十四 1-7）。

掃羅出洞仍不自知。大衛隨之從洞裏出來；呼叫掃羅，向他屈身下拜稱他：「我父阿，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沒有殺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沒有惡意叛逆你。」又說：「願耶和華在我中間判斷是非，在你身上為我伸冤，我卻不親手加害於你。」這番衷心的言詞感動了掃羅。才得掃羅的回應：我兒大衛「你比我公義，因為你以善待我，我卻以惡待你。你今日顯明是以善待我。因為耶和華將我交在你手裏，你卻沒有殺我。」又說：「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國，必堅立在你的手裏。」並要求：「現在你要指着耶和華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後裔，在我父家不滅沒我的名」（撒上二十四 8-22）。

這番對話，動人心弦，在人類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良言蜜語。可惜，這位常被惡魔騷擾的掃羅並沒有因此次的感動而善待大衛。一次西弗人告訴大衛躲藏在西弗曠野的哈基拉山。掃羅還是帶着三千精兵繼續尋索大衛，安營在哈基拉。大衛得聞，就來到掃羅的營地，發現掃羅與他的元帥押尼珥，正沉睡在軍營裏，精兵們也安營周圍，掃羅的槍插在頭旁的地上。與大衛同行的人建議用他的槍將他刺透在地上。立刻受到大衛制止：「不可害他，有誰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而無罪呢？」現在只可將他頭旁的槍和水瓶拿走。他們回去，相離甚遠，大衛站在山頂上，高聲呼喚掃羅的元帥押尼珥：「你不是個勇士麼？以色列中誰能比你呢？民眾有人進來要害死王你的主，你為何沒有保護王你的主呢？」然後叫他看王頭旁的槍和水瓶。

這槍和水瓶原來在大衛手中，掃羅聽出是大衛的聲音，再次受感動，呼叫他：我兒大衛：「我有罪了，我兒大衛，你可以回來，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為寶貴，我必不再加害於你，我是糊塗人，大大錯了。」掃羅



自認是糊塗人做了糊塗事，稱大衛：「我兒大衛，願你得福，你必作大事，也必得勝」（撒下二十六 1-25）。掃羅只是一時認錯，卻無心改過。

先後兩次，都顯出大衛慈心，視掃羅的性命為寶。追殺他的原是他的首領與岳父，又是神膏立的王，竟然要他的命。起因只是千千與萬萬的區別。撒母耳早就定掃羅：「作了糊塗事了」，是沒有遵守神的命令（撒下十三 13）。如今掃羅也自稱：「我是糊塗人」，作了糊塗事（撒下二十六 21）。

這時撒母耳已離世，掃羅作件更糊塗的事，竟化妝去找他所要剪除的交鬼婦人，要她用巫術招喚撒母耳（撒下二十八 8-11）。掃羅越來越糊塗，走到無路可遁，終於在一次與非利士人交戰中，他和三個兒子約拿單、亞比拿達、麥基舒亞，同日戰死沙場（撒下三十一 1-6）。

時代的橋樑撒母耳，尊神令膏掃羅為王，立了以色列國。掃羅立國，無能建國，神才命撒母耳另膏大衛為王，神藉各種不同的環境鍛煉大衛，使他經歷火一般的試驗，終其一生將以色列建成輝煌燦爛的國度。

## 4. 神驗中的人被啟用

時代的橋樑撒母耳與第一代立國者掃羅王，先後走完人生的道路，受膏為王的大衛任重而道遠。當他得知岳父掃羅，摯友約拿單同日身殉，就為他們「悲哀哭號，禁食到晚上。」又為他們作哀歌，表達對掃羅父子的感情。大衛並非停留在悲情中，而是積極地求神指引前程（撒下 1-27）。

### （1）希伯崙作猶大家王

大衛是為牧童時期，神指示撒母耳膏他為王，只是名分無實權。如今掃羅王死了，他求神指示前程，神指引他上希伯崙，是迦南地南部的一古城，當時亞伯蘭與羅得分手後，就是來到這城，直到撒拉死，亞伯拉罕在此向赫人買塊墳地埋葬撒拉。以後希伯崙也成為亞伯拉罕定居之地（創二十三 1-20）。大衛蒙神指引，來到這古城，猶大人就膏他作猶大家的王，是大衛開始有王的實權治理猶大家（撒下二 1-4）。

那時，因掃羅死後，其元帥押尼珥擁掃羅另一個兒子伊施波設，立他作王治理以色列人。無形中國家出現分裂的狀況，即所謂「掃羅家和大衛家」，也常起爭端，而大衛家日見強盛，掃羅家日見衰弱。終於伊施波設只作以色列王二年，後被殺身亡（撒下二 8-10，四 5-12）。

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王七年半，百姓才覺悟，國家應該統一。因此以色列眾支派來到希伯崙見大衛，表達來意：「我們原是你的骨肉」，提到「耶和華也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

以色列的長老們也來到希伯崙，在耶和華面前立約，「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這是大衛第三次受膏為王（撒下二 11，三 1，五 1-5）。

## （2）耶路撒冷作全國王

掃羅家於伊施波設死後，告一段落。大衛在希伯崙作王七年半後，得全民擁戴為以色列全國王，就離開希伯崙來到耶路撒冷，開始他人生新的一幕。

### 1) 建造大衛城

耶路撒冷原為耶布斯人所據，居高臨下，地勢險峻，易守難攻，耶布斯人認為就是瞎子瘸子都可守住。但大衛當日逃難時，走遍荒山野嶺，認定耶布斯人所擁有的耶路撒冷是建都最理想的地點，正如《詩篇》的「上行詩」所描述的：「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是位於不動搖的錫安山上（詩一二五 1-2）。

為此大衛決意攻取耶路撒冷，依他的戰略，要取得此城，必須從「上水溝」進攻。因此鼓勵「誰先攻打耶布斯人，必作首領元帥。」終於約押先上去攻取，被立在元帥。大衛取得耶路撒冷，建造為保障。大衛就住在保障裏，「所以那保障叫作大衛城」。此後，大衛日見強盛，「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與他同在」（撒下五 6-10，代上十一 4-9）。

### 2) 建立黃金國

大衛王據耶路撒冷為全國的行政中心，堅定「大衛寶座」，神揀選他，磨練他作作用的器皿，用三十三年時光，將以色列國建立成為黃金國度。

#### 第一，外交——擴展版圖

大衛依靠神度過一些危難的日子，鍛煉成為一位大能的勇士。自從他得勝歌利亞之後，被讚為「大衛殺死萬萬」，在人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重任在身，開始征服那以往敵對以色列的周圍國家，如西部的非利士，東部的摩押，北部的瑣巴及其同盟亞蘭（敘利亞），東南的以東、亞捫、亞瑪力等。神與他同在，使他無往不勝，其武功顯赫一時，其版圖擴展，為希伯來民族有史以來所僅見。

#### 第二，內政——鞏固政權

大衛對外征服敵國，對內安撫人心。其政策採用中央集權制，有健全的行政組織，政教合一；分別有宗教首領、政治首領、軍事首領。善於任用賢能，注重人民權利，也從事各種建設，倡導文藝的發展，帶領國家蒸蒸日上。

## 5. 合神心意人生旅程

大衛這名是親愛的意思，神第一次提及他是向撒母耳介紹他，雖然沒有提及他的名，但介紹是「一個合他心意的人」，這人大衛。尚在牧童時就被膏，即日「耶和華的靈就大大感動大衛」。從此，開始他為君的人生旅程，神與他同在，牽引他踏上一條並不平坦的路；有面對大山小山的時候，神都逐一為他挪移。有時是康莊大道，有時是羊腸小路，神也引他跨越。歡樂有時，哀哭也有時。整部人生旅程都顯露在《詩篇》中他所寫七十四篇的詩中。

## (1) 壓傷的蘆葦

這是神透過先知以賽亞介紹祂的僕人，祂所揀選的，要作復興的工作，對那被壓傷的蘆葦祂不將它折斷，反而扶起。大衛王這位合神心意的人，也到了如蘆葦被壓傷。

### 1) 干犯大罪（撒下十一 1-21, 26-27）

一位戰場上的勇士，百戰百勝。也是寶座上的君王，統治萬民。竟然成為慘敗的俘虜，是被魔鬼所擄掠。當列王出戰時，竟自己悠然的安居王宮，在一個黃昏時刻逍遙漫遊在宮頂上。那如吼叫獅子的魔鬼尋到他，將他吞喫了，就是在他一個勇士烏利亞妻子拔示巴身上犯了大罪：先是姦污了她，再是借刀殺死她的丈夫，最後奪取她為妻，徹底被壓傷。一個合神心意的人落到這樣的地步，怎不叫屬神兒女戰戰兢兢地受警惕？故此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對彼得的忠告：「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太二十六 41）。

### 2.) 憂傷痛悔（撒下十二 1-15）

這根被壓傷的蘆葦，神沒有將它折斷。有一天神差遣先知拿單去見大衛王，用一個故事開了他心竅，指責他：「你為甚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行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並宣告罪刑：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大衛聽了這一切話，不因他是君王而老羞成怒，而是愧天忤人。

大衛知罪、認罪也悔罪，在神面前為罪憂傷痛悔。為此他寫了一首詩：向神懺悔：「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這惡，以致你責備我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的時候顯為清正。」他誠懇地向神禱告：「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詩篇五十一篇》。

### 3) 承擔罪債

大衛在神面前徹底認罪悔改，仁慈的神赦免了他的罪，但罪債不能不還。先後是：淫行所生的孩子夭折（撒下十二 15-23）。家中出現亂倫的事件（撒下十三 1-14）。三子押沙龍叛變（撒下十五 1-10）。示巴背叛（撒下二十 1-2）。四子亞多尼雅謀篡位（王上一 5-10）。這宮廷的亂象

是大衛犯罪的惡果。大衛承擔，在他的詩中向神表白：「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認為邪惡的事。因此，你審判我是理所當然的；你責罰我是我所應得」（詩五十一 4 現代中文譯本）。大衛一面負罪債，一面蒙神赦罪污。神為他作見證：「因為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一切所吩咐的」（王上十五 5）。

## (2) 合用的器皿

神親自為大衛作見證，是大衛的一生；這一生沒有違背神一切所吩咐的，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 1) 祭司之職

以色列族進入王國時代，政教合一，大衛被膏為以色列全國的王，攻取耶路撒冷建造大衛城，也「為自己建造宮殿，又為神的約櫃預備地方支搭帳幕」（代上十五 1）。帳幕預備好了，要將約櫃移放在帳幕，第一次運送的方法錯，未能如願。第二次用利未人抬，那時「大衛穿着細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華面前極力跳舞。」約櫃安放好了，大衛就在神面前獻祭，並「奉耶和華的名給民祝福。」而後安排利未人在神面前事奉。大衛以祭司的身份辦理神的事務，甚至祭司的事奉也由他指派（撒下六 1-15，代上十五 1-25，十六 1-6，37-45）。

大衛敬畏神的心熱切，想到自己住香柏木的宮殿，而神的約櫃反住帳幕，就起意為神建殿宇，就請示先知拿單，先知認為此意甚佳，但神在夜間指示先知轉告大衛：「你不可建造殿宇給我居住」的一番話，最後回應：「你壽數滿足歸你列祖的時候，我必使你的後裔接續你的位，我必堅定他的國，他必為我建造殿宇，我必堅定他的國位直到永遠」（代上十七 1-15），那所指的後裔就是所羅門，日後是所羅門為神建造聖殿（代上二十三 1，代下三 1）。雖然大衛為神建殿的心意未達成，卻為建殿預備材料（代上二十二 1-4，13-15）。

大衛為神建殿未達意，就在敬拜神的事上更認真，他成為祭司族的首領，從利未族中組織具有規模的樂隊；彈琴、鼓瑟、敲鈸各種樂器，配合二百八十八人的歌詠團，分為二十四班，每班十二人，輪班「每日早晚，站立稱謝讚美耶和華」（代上二十三 30，二十五 1-31）。

### 2) 先知之職

祭司的職責是上行的，在神面前代替人，將人帶到神面前，事奉神。先知的職責是下行的將神帶到的人中間，服事人。彼得在聖靈降臨，被聖靈充滿時，傳第一篇福音信息，感動三千人悔改信主，受洗歸主名下。其信息中提及大衛的事，稱：「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

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又說：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徒二 30-31，34）。這是引用大衛所寫的詩（詩十六 10，一一零 1）。《詩篇》一百五十篇中，出自大衛共七十四篇，內中不少含有預言性，是他被神的靈感動，寫出神的話來，盡了先知的職責。

### 3) 君王之職

大衛在牧童時期就被膏，三十歲登基，在希伯崙作猶大王七年半，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全國王三十三年，在位四十年半（撒下十六 13，撒下五 4-5），文治武功，是被神所驗中的人，神最初對他的評語：是「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神鑒察他的內心（撒下十三 14，十六 7）。他凡事先求問神，尊神所吩咐的行（撒下二 1，五 19，25，二十一 1，代上十四 10）。

大衛也有滑跌的時候，但知道站起來，神同樣為他作見證：「大衛，除了赫人烏利亞那件事，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一生沒有違背耶和華所吩咐的。」他凡事倚靠神；在上行詩中，他見證：「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這樣，「大衛的名傳揚到列國，耶和華使列國都懼怕他」（詩一二四 8，代上十四 17）。

## 6. 大衛寶座創始成終

大衛寶座的始終可分為四個時期，開始於大衛王登基，延伸於大衛壽終之後，直到倒塌與重建，成就到永遠。

### (1) 大衛寶座初建

當大衛受膏為以色列全國王，來到耶路撒冷，從耶布斯人手下取得主權，在那裏修建為保障，大衛立腳保障，故稱為大衛保障，也稱為大衛城，成為以色列國的行政中心。大衛在保障中用香柏木建造自己的宮殿，設立王的寶座，治理以色列人，後人稱這寶座為「大衛的寶座」（賽九 7，耶二十二 2，4）。大衛王坐他所建的寶座三十三年，直到他壽終正寢（撒下五 6-12，王上二 10-11）。

### (2) 大衛寶座延伸

大衛壽終時就將他的王位交給他從拔示巴生的兒子所羅門（平安的）的意思。這在雅各為他十二個兒子祝福時，論到猶大支派就預言到：「直等細羅來到，萬民都歸順」（創四十九 10）「細羅」（賜平安者）之意。先是應驗在所羅門身上，至終是應驗在主耶穌身上；耶穌被稱為「和平的君」，耶穌在世時親口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是

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賽九 6，約十五 27，十六 33）。所羅門也預表耶穌基督。

大衛寶座由所羅門承接。「神賜給所羅門極大的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王上四 29），不但治理好從他父親大衛繼承的政權，甚至發揚光大，完成大衛為神建造聖殿的心志（王上六 37-38）。

可惜，這位智慧王，妄用神賜他的智慧，藉外交，迎娶埃及法老的女兒為后之外，又寵愛許多外邦女子，計有七百妃，三百嬪，因此被誘惑隨從外邦諸假神，以致惹神發怒，神因他父大衛的緣故，沒有將國奪回，放兩支派給他的兒子（王上十一 1-13）。

所羅門作以色列全國的王共四十年，壽終，由他兒羅波安接續，羅波安繼承王位，無法體貼民意，引起民憤，導致國家分裂；北部十支派擁護耶羅波安，成立北國仍名以色列。剩下猶大、便雅憫兩支派，成為南國稱猶大。

從此大衛王朝被瓜分。北國由逃亡埃及歸回的前朝所羅門的臣子耶羅波安為王，選擇埃及的「金牛犢」為神，引百姓遠離耶和華真神。歷約二百六十年，終於主前 721 被亞述所滅，漸與異族混合，撒瑪利亞人則源於此。被滅之後，百姓分散各地，至今尚未回歸。這一切都出於神；離棄神者，必被神所棄絕（王上十二 1-20，25-33，十七 5-7，22-24）。

### （3）大衛寶座倒塌

國家分裂之後，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擁有的兩支派稱為猶大，仍坐在大衛寶座上治理他的國。這國歷經約四百年，傳宗接代二十個王，除了亞他利雅篡位的女王之外，均為大衛王的直系子孫（王下十一 1-3）。其中十九位，有善有惡；凡「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並效法大衛一切所行的，稱為善王。反之，就是惡王。最後三個王都不行正道，就分三批被巴比倫所擄；第一批是約雅敬年間，主前 606 年，被擄人中有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友（代下三十六 5-8，但一 1-7）。第二批是約雅斤年間，被擄人中有以西結（代下三十六 9-10，結一 2-3）。第三批是西底家的末年，不只被擄，是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所滅。那時不但物資損失，聖城耶路撒冷以及神的聖殿被焚燒，宮殿被毀壞，大衛寶座倒塌了（代下三十六 11-31）。

### （4）大衛寶座重建

阿摩司先知從神得的默示：「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造，像古時一樣」（摩九 11）。

神作事有一定的時間，神容許拆毀，神必重建。「那日」何日？

是神預定的日子。主前 586 年猶大滅於巴比倫，宮殿被拆毀，大衛寶座也不存在，雖然七十年後（耶二十九 10），瑪代波斯滅了巴比倫，讓猶大人分三批回國，是回國卻不能建國。先後受制於瑪代波斯、希臘、羅馬，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英國託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於一九四七年初，聯合國成立一個「巴勒斯坦特別委員會」，議決終止英國託管，表決通過成立猶大國，終於一九四八年五月「猶大國」成立了，國旗出現「大衛星」。但至今猶太人仍散居世界列國中，大衛寶座仍無影無蹤。

「那日」何時來到？無疑是指主耶穌再來之日。那時，分散的猶太人（北國的以色列人與南國的猶大人）都要一批一批回國。神藉着枯骨復生的異象，預言「以色列全家」要回歸。提及「二杖合為一」；一杖代表北國以色列，一杖代表南國猶大，「使這兩根木杖連接為一，在你手中成為一根，就是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神說：「我的僕人大衛，必作他們的王」（結三十七 1-26）。大衛寶座重建了，大衛作王？難道大衛王復活，重登寶座？回到以賽亞先知預言，是那位嬰孩為「和平的君」，「他必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他的國不限於以色列國，而是「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十一 15）。應驗在主耶穌基督身上。

## 7.從大衛看耶穌基督

《聖經》記載神揀選祂所使用的人，預表耶穌基督最完善，自始至終，非大衛莫屬。自從耶穌道成肉身就與大衛結連在一起；耶穌被「稱為拿撒勒人」（太二 23），說明祂與大衛家族建立血緣的關係，這出處是以賽亞先知得的默示：「從耶西（大衛的父親）的本必發出一條，從他的枝子（與拿撒勒同字根）必結果實」（賽十一 1-6）。而保羅得的默示，也稱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故稱為「大衛的苗裔」（羅一 3，亞三 8，六 12）。

### （1）好牧人

大衛有兄弟八人，他是最小，過的是牧羊生活，是作好牧人，甚至肯為羊捨命；他曾對掃羅提及：「你僕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啣一隻羊羔走。我就追趕牠，擊打牠，將羊羔從他口中救出來。牠起來要害我，我就揪着牠的鬍子，將牠打死」（撒十七 34-35）。這是大衛牧羊生活的片段，說明他愛他的羊，肯為羊冒生命的危險，不將兇猛的獅熊放在眼內。

主耶穌降世為人，也以牧人的身份，住在人間，祂看世人如羊走迷，

個人偏行己路，因此「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太九 36）。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因此「祂周流四方行善事」（約壹五 19，徒十 38）。耶穌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又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約十 11，14）。

耶穌自己也遇見獅子；就是那惡者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終於找到在曠野禁食禱告四十天的耶穌，知道耶穌肚子餓了，可吞喫的對象，就來到曠野試探耶穌，沒想到給耶穌趕走。耶穌勝過牠，以後再也不敢惹耶穌，反而怕耶穌，耶穌說：「這世界的王」指的是魔鬼，要被趕出去，「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約十二 31，十四 30）。最後耶穌在十字架上傷了魔鬼的頭（創三 15，約十九 30）。

## （2）好君王

大衛接掃羅為以色列全國的王，掃羅只是立國，大衛才真正建國，他是神親自揀選的，從一個牧童登上王位，因他合乎神的心意。其政策方針是以敬畏神為建國之基，以尊重人民為治國之本。神與他同在，使他日見強盛，成為後世君王的楷模，歷代繼承者，凡效法大衛，行神眼中看為正的事，就是好王，反之，不效法大衛，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就是惡王（王上十五 11，王下十六 1-2，二十二 1-2）。

主耶穌再來也是以君王的身分，先是在空中基督審判臺，審判眾聖徒，「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聖徒「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彼前四 17，林後五 10）。而後到地上，在祂榮耀的寶座上審判萬民，建立地上的天國，是神創世以來所預備的國，那時世上的國成為一個，成為「我主和基督的國」（太二十五 31，34，啟十一 12）。那時耶穌基督「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這就是地上的天國，稱為「千禧年國」（啟二十 4-6）。

這樣，從大衛看耶穌，集中在大衛的兩段人生對照；第一段牧羊時期對照耶穌第一次降世，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間，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如牧人尋找失迷的羊。第二段作王時期，對照基督在榮耀裏顯現，就是彌賽亞，為君王，建立地上的天國，基督作王一千年。

神揀選的旨意何等奇妙，在人類歷史的長廊；一代接一代，未曾脫節；從舊約時代的以諾、挪亞、亞伯蘭（亞伯拉罕）、雅各（以色列）、摩西、撒母耳，到大衛，將跨過施洗約翰連繫到新約時代，直到主耶穌基督，帶到人類的終點，看明神是歷史的主宰，有最高的權柄。世上萬國在上執政掌權者，都當認清，順者則昌，逆者必敗。◆





## 驚醒候主

周天和

可十三 32-33; 路十二 37-46

多年前我和一位美國長老會牧師協助一間教會物色新牧師。當我們第一次與該教會的「牧師遴選委員會」座談時，他們中有人表示他們遴選新牧師的條件之一是，將來的新牧師必須每月至少一次宣講主再來的信息……。我們提醒他們，按照美國長老會章程，教牧遴選委員會，甚至教會執事部都無權規定牧師在講台上宣講何種信息，只能向牧師提供意見，建議他注意傳講某方面的信息。不過，這件事使我覺察到，牧師不能忽略宣揚主再來的信息，因為這也是福音真理的一部分。

為甚麼牧師可能忽略這方面的信息呢？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由於他們著重傳揚主愛的真理，也強調信徒在今世日常生活上要有美好的行為方面的見證。這當然不錯。不過，既然「主必再來是福音真理的一部分，牧師當然不應該忽略傳講這方面的真理。

自古以來都有人懷疑主必再來。彼得後書三章 1-13 節就是討論這問題。當時有人譏誚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對這問題，彼得的答覆是：「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換句話說，主所以遲遲未曾再來，乃是給世人悔改信主的機會，讓福音得以傳遍全球，然後末期便會來臨(太廿四 14)。

有些基督徒雖然深信主必再來，可是心懷恐懼，因為自覺良心有虧，誠恐經不起末日公義的審判。其實，聖經清楚指示我們，不是靠行為稱義，乃是靠恩得救。基督徒生活在世，雖然難免犯罪跌倒，然而只要謙卑聽從聖靈的責備，悔改求赦，

必能蒙主悅納。因此基督徒對主再來的日子，不必心懷恐懼，反而應該挺身昂首，因為那是我們作上帝兒女的名分得完全應驗的日子，也

是我們身體得贖的日子(羅八 23 ; 路廿一 28)。

又有些基督徒不希望主快再來，因為他們仍然貪慕今世的福樂和享受。有一位青年基督徒曾坦率表示，他不希望基督耶穌快快再來，因為他有一位心愛的女朋友，兩人正籌備結婚。他的心願是即使耶穌基督就快再來，也要等到他結婚度完蜜月以後！不過，聖經指示我們：「上帝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 9)有甚麼比與主同在更美好的呢?(參腓一 23)又有甚麼世上的福樂可與那屬天的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相比的呢?(參林後四 17-18)

正確的態度是，我們應該像啟示錄的作者，從心底裡呼喊說：「主耶穌阿！我願你來。」(啟廿二 20)這不單因為基督耶穌再來的日子是基督徒完全得贖的日子，也因為這便顯明，歷史是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又表明上帝是掌管歷史的主，歷史的進程在上帝掌握之中。人們若認為歷史進程是盲目的，並無一定的目標，也無任何勢力默默掌管，那麼，便極容易灰心喪志，或者存自私自利的心態為所欲為；若認為歷史進程操於惡勢力撒但手中，則容易自暴自棄，陷於絕望灰心的境地；但若深信上帝是統管歷史的主，歷史是朝著一定的目標前進，基督耶穌會再來，本平公義審判世界，那麼，他們便會積極追求，按照主的旨意過有意義的生活，在遭遇逆境困難時也不會陷於絕望的地步。

然而，基督耶穌究竟何時再來呢？沒有人確實曉得。主耶穌早已明白告訴門徒：「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十三 32)雖然如此，耶穌也曾指示門徒，在末日來臨之前有好些預兆，叫門徒可以知道主再來的日子近了，「正在門口了」(可十三 29)。

## 那麼，究竟有甚麼預兆呢？

**第一、**在自然景象方面，耶穌說，那時會日月無光，眾星墜落，天勢震動(參太廿四 29，路廿一 25-26)；又說，在地上會有「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太廿四 6-7)雖然這情形兩千年來都有發生，但鑒於近代核能意外，星戰計劃，環境污染，非洲大饑荒，唐山、墨西哥、厄瓜多爾等地的大地震，東南亞大海嘯，尼日利亞毒氣突發等自然災禍，在程度上越來越嚴重，這也便顯

明，主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第二**、在人際關係上耶穌說，末日來臨前，人情會越來越淡薄，甚至「彼此陷害，彼此恨惡」，連父母、弟兄、親族、朋友也反面無情(太廿四 10、12，路廿一 16，參提後三 1-5)。道情形也並非近代才有，不過，無可否認的，其深切程度也越來越可怕。中國大陸文革期間的慘劇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德國希特勒執政時有一位反對派人士被捕，在獄中備受折磨，但都能忍受得住。然而出獄以後不久卻自殺身亡。人們都覺希奇。後來才曉得，這人所以自殺，是因為出獄以後才發覺，向希特勒政權告密的竟是他親生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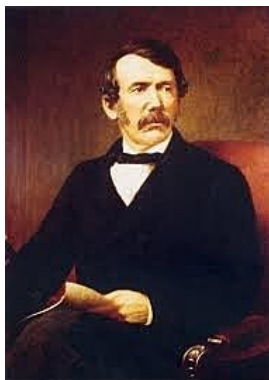
**第三**、在教會圈子中，耶穌指出，末期到來前有假先知出現。迷惑多人(太廿四 11-(24；又有假基督出現，甚至連選民也可能迷惑了(太廿四 4-5、24-27)。這又是自古已有的情形，不過近代越來越猖獗! 例如，在美國早已有「撒但教會」出現。而異端邪說之盛行，近年來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猖狂地步。香港、台灣、甚至中國大陸近年來在青年人中流行的「神的兒女」之邪教，只是其中羣羣大者而已。這難道不也顯明，主再來的日子確實比以前更近了嗎?

不過，儘管基督徒深信主必再來，也體會到主再來的日子確實越來越近了，可是實際常作準備的究竟有多少呢? 耶穌所說「十個童女」的比喻中，準備好迎接新郎的還佔半數，但今天在基督徒群體中這比率可能低得多! 無怪乎一位女孩問她母親:「既然人人都想進天國，為甚麼他們不作準備呢?」

在「束腰點燈」的比喻中(路十二 35-40)，耶穌提醒門徒要警醒候主；在「按時分糧」的比喻中(路十二 41-48)，祂則指示門徒當盡忠在日常職守中等候主再來。一次，馬丁路德在園中栽種蘋果樹，有人問他:「如果明天主便再來，你今天還要栽種蘋果樹麼?」馬丁路德回答說:「是的，我仍要栽種蘋果樹!」的確，只要我們每時每刻忠於主託付給我們的職守「按時分糧」,那麼，無論何時主再來臨，我們都可以坦然無懼欣然見主。◆

## 神學和神的計劃（二十）

柯立天（瞿敏成中譯）



### 大衛·李文斯頓： 探險，福音和帝國主義

#### 前言

19 世紀的非洲被稱為「白人的墳墓」，這代表著基督教教會為傳福音到非洲大陸付出的極大代價，為的是建立今日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獨立非洲教會，而大多數宣教士死亡的原因主要是疾病。

有個說法，十九世紀西方宣教士在非洲的平均壽命很短，是因為當宣教士抵達非洲後不久就會生病而且死亡。

#### 在非洲宣教的宣教士平均壽命是少年呢？

培養一位宣教士是要經過在西方多年的預備，這包括宣教的呼召，在所屬的教會中進行初步的裝備，聖經和神學院的訓練，差派和籌款，以及艱苦的陸路和海路旅行之後，宣教士只能預期在非洲生存十個月。一些著名的宣教士，例如大衛·李文斯頓（三十年）和羅伯特·莫法特（五十年），在非洲生活了很多年，這表明有無數不為人所知，默默無聞的宣教士在非洲不到十個月就不幸喪生。今天非洲蓬勃發展的教會是建立在這些宣教士的鮮血之上的，這些宣教士的作為應當被宣揚。可悲的是，與此同時，非洲的獨立教會與亞洲和中國的教會一樣，是活在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陰影下，而十九世紀的宣教運動卻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連在一起。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展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但是十九世紀全球黑人奴隸制度的額外重擔，在非洲尤其具有毀滅性，這是非洲

獨立教會即使在今天仍然必須承受的重擔。在當今的學術界中，大多數認為宣教士已被描繪成英國和西方在非洲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也通常被視為開拓新領域，以及開發自然資源並在世界各地開拓新市場的前鋒。宣教士被捲入了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造成的最嚴重的濫權，但是，我們應該問，宣教士實際上扮演了什麼角色？希望在非洲建立教會的宣教的確是紮根了，非洲的教會在二十世紀後期如雨春筍。但是宣教士是否真的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非洲奴隸貿易的參與者？

偉大的宣教探險家大衛·李文斯頓（1813-1873）的座右銘「基督教，商業和文明」，使得一些觀察者得出結論，李文斯頓像許多宣教士一樣，公開參與了非洲的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計劃。西方帝國主義和宣教的批評者認為李文斯頓是一個「明顯證據」，顯示著宣教士與殖民主義掛鉤。但仔細觀察李文斯頓的一生卻勾畫出一幅不同的圖畫，這圖畫顯示李文斯頓在促進非洲的「文明」與「商業」發展上有著明顯不同的動機。

## 大衛·李文斯頓的生平

大衛·李文斯頓最初是在 1850 年代蒙召去中國傳教，但由於鴉片戰爭在中國造成的混亂，迫使他重新考慮他的呼召。他於 1813 年出生在蘇格蘭，十歲那年他在當地的一家棉紡廠工作，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工作時經常在自己前面擺著一本書自學。他的父親是一名茶葉推銷員，自願擔任主日學校的老師，經常在出差期間分發福音單張，並廣泛閱讀有關神學和宣教的書籍。年輕的李文斯頓是一位狂熱的閱讀者，涉獵科學，哲學和宗教等不同的領域，他後來受到了著名的美國復興主義者，奧伯林學院神學教授查爾斯·費尼（Charles Finney）和中國著名傳教士卡爾·古茲拉夫（Karl Gutzlaff）極大的影響，古茲拉夫鼓勵英、美教會，向中國傳教。

在被倫敦宣教協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錄取後，他參加了醫學實踐和植物學課程，並且接受了宣教士培訓，從而使他正式成為倫敦宣教協會的牧師。西元 1839 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促使倫敦宣教協會建議李文斯頓考慮其他宣教領域，1840 年李文斯頓遇見了正在休假的倫敦宣教協會宣教士羅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當時莫法特在南非庫魯曼（Kuruman）宣教。莫法特對非洲的熱情使李文斯頓將他的新目標放在南非，有了負擔去建立非洲的教會，帶著一個使命，希望使貿易合法化，和藉著基督教在非洲的傳播有助於破壞非洲奴隸貿易的弊端。

莫法特向李文斯頓描述了非洲南部的廣闊地區，他看到「成千上萬個村莊的煙霧，是宣教士從未見過的。」當李文斯頓首次訪問非洲時發現，莫法特可能誇大了他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以及非洲人民對福音的開放性。此外，李文斯頓開始遭受巨大的苦難，例如他因為試圖殺死一頭攻擊當地村民的獅子而受了傷，左臂的骨折只有部分復原，因此帶來很多痛苦，使他餘生無法高舉左手。而這只是悲劇、疾病和死亡的開始，困擾著他的整個宣教生涯。在與莫法特一起工作了幾年之後，李文斯頓娶了莫法特的女兒瑪麗·莫法特（Mary Moffat）。瑪麗出生在非洲，習慣於艱難的生活，雖然如此，她也沒有為自己所要承受的艱辛做好準備，例如：在沒有足夠的水的情況下，他們在卡拉哈里沙漠流浪了一個月，並且失去了他們的新生嬰兒。結婚的十七年中，他們一共有六個孩子，但是大多數的時間他們不得不分開生活，因為李文斯頓需要探險和旅行。

李文斯頓在非洲傳道工作的最初幾年，直到 1840 年代後期，宣教的進展非常緩慢，成果有限。從歐洲商業擴張和不斷成長的宣教範圍，使他重新思考宣教的問題。因此，到 1851 年，他認為要宣教最好能夠先繪製地圖並順著非洲大陸內陸的河流而行，這些河流可能會成為通向非洲內陸和未得之民的管道。在二十七個非洲嚮導和勇士的幫助下，他著手探索贊比西（Zambezi）河，但在幾乎死於發燒之後，他決定這條路線對未來的商人來說太困難了。這導致第二次嘗試，有 114 名士兵朝著另一個方向前進。這項工作使他成為第一個看到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命名的瀑布的歐洲人，他為這瀑布取名為「維多利亞瀑布」。之後，他成功地繪製了贊比西河的大部分區域的地圖直到印度洋。他成功地穿越了非洲大陸的中南部地區，這是歐洲人以前從未做到的，這使他在英國國內享有盛譽，為他倡導在整個中非建立貿易和宗教使命提供了平台。李文斯頓從 1856 年到 1858 年回到家鄉，被譽為民族英雄，在街頭和教堂中受到認可和擁護，並且得到著名的皇家地理學會頒授的勳章，和牛津大學頒授的榮譽博士學位。

他於 1857 年從倫敦宣教協會辭職，將他在非洲的主要職務從傳道改為探險，並被英國政府任命繼續在非洲東部海岸進行勘探。在隨後的幾年中，他完成了數次艱辛的探索之旅，經常面對危險和疾病，提供了有關非洲大陸的寶貴信息。大衛·李文斯頓於 1873 年在非洲的一個泥棚裡，跪在床旁祈禱時去世。他的非洲朋友把他的心臟埋在樹下，然後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將他的屍體抬出來，使他能回到海岸和自己的人民中間。

整個英國和西方國家為他哀悼，在倫敦西敏寺大教堂眾聖徒中為他舉行了英雄一般的葬禮。

## 基督教與商業

李文斯頓並不是傳教士的傳奇人物，他沒有使廣大的民眾歸依基督，也沒有建立許多教堂，或是設立學校和醫院，他是一位具有人道主義和基督教熱情與動力的探險家。當他大膽地闖入非洲內陸，多次將自己推向死亡的邊緣時，他熱心的動機並不是為開拓英國市場和尋找稀有礦產，而是他回應神的呼召。

李文斯頓理念建立在一個世紀前的傳教士和復興主義者約翰·衛斯理，以及傳福音的國會議員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反奴隸制和廢除奴隸制度的基礎上。威爾伯福斯花了數十年時間為廢除大英帝國的奴隸貿易制度而孜孜不倦地努力。李文斯頓進入非洲宣教禾場時注意到，非洲最大的單一產業是奴隸貿易，除非將其他可行的商業形式引入非洲大陸，否則廢除奴隸貿易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相信，大英帝國雖然宣布奴隸制為非法，而在非洲沒有其他替代財富途徑之前，這法律的影響是有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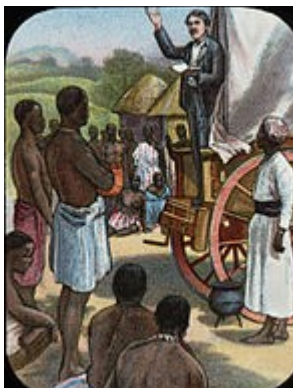
在沒有對非洲大陸進行勘探和製圖之前，商業無從進入非洲大陸，因此李文斯頓奉獻了他的一生作為探險家，可以為西方宣教士和商人打開通往非洲內陸的道路。非洲大陸的殖民化和西方列強對非洲人民的壓迫後來確實發生了，而且在李文斯頓 1873 年去世後很快就發生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是出於熱情和對非洲人民的熱愛。

## 結論

李文斯頓在非洲服事了三十多年，但傳統宣教事奉只作了十年左右，屬靈成果屈指可數。雖然如此，他的工作和名氣仍激發了數以百計的歐洲人去非洲服事，其中包括瑪麗·史萊索（Mary Slessor），她在當今的奈及利亞作了多年探險家和宣教士。在李文斯頓 1841 年到達非洲之前，這片尚未被探索和測量的大陸被稱為「黑暗大陸」，但是在李文斯頓去世前，他已經繪製了包括南非，盧旺達，安哥拉和剛果共和國在內的現代國家的地圖。羅伯特·莫法特，大衛·李文斯頓，瑪麗·史萊索和其他眾多宣教士的宣教工作雖然進展緩慢，許多宣教士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非洲的教會被栽種、紮根，並在二十世紀後期蓬勃成長。◆

# David Livingstone: Exploration, Evangelism, and Imperialism

By Richard Cook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 Introduction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en called the “White man’s graveyard,” signifying the extraordinary price the Christian churches paid to evangelize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the tragic number of missionary deaths in Africa, primarily because of disease, to build the vast and vibrant independent African churches witnessed

today. One account suggests that the average lifespan of a Western missionary in Af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brief, as missionaries, after their arrival in Africa, would quickly become sick and die.

### ***What was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a missionary in Africa?***

A missionary, after years of preparation at home in the West, including calling to missions, initial preparation in the home church, Bible and seminary training, commissioning and fund-raising, and the arduous trip across land and sea, *a missionary could only expect to survive ten months* once in Africa. Some famous missionaries, such as David Livingstone (thirty years) and



Robert Moffat (fifty years), lived for many years in Africa, indicating innumerable unremembered and unknown missionaries tragically died long before their ten-month anniversary in Africa. The thriving church in Africa today was built on the blood of these martyrs, and that missionary legacy should be celebrated. At the same time, sadly, the independent churches in Africa,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Asia and China, live in the shadow of nineteenth century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ssionary movement has been linked to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touched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but the additional burden of the global system of Black slave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in Africa, and it is an additional legacy and burden the African independent churches must bear even today. In much of academia today, the missionaries have been depicted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British and western imperial project in Africa, often seen as serving as the cutting edge pushing into new frontiers in order to exploit natural resources and open new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The missionaries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some of the worst abuses arising from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ut, we should ask, what role did the missionaries actually play? The churches the missionaries desired to plant in Africa did take root, and the African churches exploded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ut were the missionarie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Western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and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The great missionary explorer 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 was guided by his motto, "Christianity, Commerce, and Civilization," leading some observers to conclude that Livingstone, like many missionaries, was openly engaged in the Western imperial and colonial project in Africa. Critics of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missions point to Livingstone as a "smoking gun" implicating missionaries in colonialism, but a careful look at the career of David Livingstone will paint a different picture, showing that Livingstone

had a decidedly different motivation for promoting “commerce” and “civilization” in Africa.

### ***The Life of David Livingstone***

David Livingstone was initially called to serve as a missionary in China in the 1850s, but the chaos in China surrounding the Opium Wars forced him to reconsider his calling. He was born in Scotland in 1813 and at ten years old he was employed in the local cotton mill where he worked twelve hours a day, often propping a book in front of himself for self-study. His father was a tea salesman who volunteered as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often handed out Christian tracts during his business travels, and read extensively about theology and missions. The younger Livingstone was also a voracious reader, reading i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nd he was eventually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famous American revivalist Charles Finney,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Oberlin College, and Karl Gutzlaff, the prominent missionary in China who appealed to the church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to provide missionaries to China.

After being accepted in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he took courses in medical practice and botany, and he received missionary training leading to him becoming a minister under the LMS. The First Opium War in 1839 prompted the LMS to suggest Livingstone consider a different mission field, and in 1840 Livingstone met Robert Moffat, an LMS missionary on leave from his ministry among Kuruman in South Africa. The enthusiasm of Moffat for Africa caused Livingstone to focus his new ambitions on Southern Africa, with a burden to plant an African church and a vision that legitimate trade and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Africa might help undermine the blight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Moffat described to Livingstone vast areas in southern Africa where he had glimpsed “the smoke of a thousand villages, where no missionary had ever been.” Livingstone, during his first trip to Africa, found that Moffat may have exaggerated his missionary

success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African people to the gospel, and, further, Livingstone began to suffer immense hardship, such as when he was injured during an attempt to kill a lion that was terrorizing local villagers. The broken bone in his left arm only recovered partially, causing much suffering and leaving him unable to lift his arm over his hea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only the first of many tragedies, illnesses and brushes with death that would beset his mission throughout his life. After several years of working with Moffat, Livingstone married Moffat's daughter, Mary Moffat, a missionary kid who had been born in Africa and was accustomed to the difficult life, but even she was not prepared for the hardships they would endure, such as the loss of their newborn baby after wandering in the Kalahari Desert, without enough water, for a month. In their seventeen years of marriage, they had six children, but most of the years they had to live apart as David was engaged in exploration and travel. In the initial years of Livingstone's ministry in Africa, through the late 1840s, he saw slow progress and only limited success causing him to evaluate the difficulty of doing missions in the midst of European commercial expansion and the growing missionary community. Thus, by 1851, he believed the best plan for missions was to first map and navigate the rivers of the continent which might become passageways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and the unreached peoples. With the help of twenty-seven African guides and warriors he set out to explore the Zambezi River, but after nearly dying from fever he determined the route would be too difficult for future traders, leading to a second attempt with 114 men heading a different direction. This effort led him to become the first European to see the waterfalls which he called "Victoria Falls," named after Queen Victoria, and he then completed the effort by successfully mapping much of the Zambezi River and reaching the Indian Ocean. His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south-central portio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which had never been done before by a European, made him famous at home, providing him a platform to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de and religious missions throughout Central Africa. Livingstone returned home from 1856 to 1858 and was hailed as a national hero, was recognized and mobbed on the streets and in the churches, presented with a medal from the prestigious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award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Oxford University.

He resigned from the LMS in 1857, changing his primary role in Africa from preaching to exploration, and was appoin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continue his explorations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Africa.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he completed several additional harrowing exploratory journeys,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frican continent, often in the face of danger and disease. David Livingstone died in Africa in 1873 in a mud hut, kneeling by his cot in prayer, and his African friends buried his heart under a tree and then carried his body for eleven months in order to return him to the coast and his own people. He was mourned throughout Britain and the West, receiving a hero's funeral among the saints at Westminster Abbey in London.

### ***Christianity and Commerce***

David Livingstone is not a missionary legend because of the masses he converted, the churches he planted, or the schools and hospitals that he founded, rather he was an explorer with a humanitarian and Christian zeal and motivation. When he aggressively and courageously pushed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pushing himself many times to the edge of death, he was not motivated by a zeal to expand British markets and discover raw materials, rather he had a calling from God.

Livingstone built on the anti-slavery and abolition foundation of people like John Wesley, the evangelist and revivalist from a century earlier, and William Wilberforce, the evangelical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 a generation earlier, pushed tirelessly for decades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n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Empire. Livingstone, as he entered the mission field in Africa, observed that the single greatest industry in Africa was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might be impossible unless other viable forms of commerce c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interior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Outlawing slavery in the British Empire, he believed, probably correctly, could only have limited effect until there were alternative avenues to wealth in Africa.

Commerce could not be introduced into the interior until the continent was explored and mapped, and so David Livingstone dedicated his ministry and his life to serve as an explorer that could open the way for Western missions and merchants into the interior of Africa.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peoples at the hand of the Western powers did come, and it came very rapidly after his death in 1873, but that was not the intent of David Livingstone who was motivated by a zeal and a love for the African people.

## Conclusion

David Livingstone served in Africa for over thirty years, but only did about ten years of traditional missionary ministry and bore little quantifiable spiritual fruit. Nonetheless his work and fame inspired hundreds of European people to serve in Africa, including, for example, Mary Slessor who served for many years in present-day Nigeria as an explorer and evangelist. Before his arrival in Africa in 1841, the continent, uncharted and unmapped, was known as the “Dark Continent,” but after his death he had charted the areas that include the modern day countries of South Africa, Rwanda, Angola, and the Republic of the Congo. The missionary work of Robert Moffat, David Livingstone, Mary Slessor, and innumerable others was slow, and many missionaries paid a steep price, but the African churches were planted, took deep root, and experienced vibrant expans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十二籃零碎 心為物役 幸福遺去

王敬

吃蜜過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的，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箴二十五 27-28）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有人送他一件質地精良，做工考究，圖案高雅的紅色睡袍，他非常喜歡，常常穿著，心裡十分愉快，但是此時他卻發現室內的家具、裝設非常不能配合，覺得非要徹底更換，使能配合睡袍的格調，後來，忽然有一個思想，覺得為了配合睡袍竟被它支配得大費周章，汰舊換新，人被物支配脅迫，怎麼想，怎麼不舒服，接受一件東西，竟使你不斷地接受更多的不必須的東西，任由東西驅使，何等不值，心為物役，幸福與舒適的家庭生活逝去了。

狄德羅醒悟了，心為物役，幸福與舒適的家庭生活必然會逝去的，在聖經箴言書所說：『吃蜜過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的。』這節聖經勸慰人，不可過分追求物質及屬地的榮耀，人若過分追求，必然會損害自己的身心，28 節便說出過分追求的缺失，說：『人不制伏自己的心，好像毀壞的城邑沒有牆垣。』古人形容人的心為心猿意馬，不易管制，如果自己不加節制，像狄德羅一樣，為了件睡袍竟然要把全部家具徹底更換，汰舊換新，才能配合睡袍的格調，假若全部家具都換新了，不知下步又要把房子拆掉另蓋新居了，若如此不知醒悟無限制追求，那後果真是可怕極了，幸虧他醒悟了。經上的話，人不能管制自己的心，便像沒有牆垣的城邑，沒有保障，這樣一來，撒但的攻擊，物質的引誘，肉體的衝動，隨時都可能侵入，撒但的攻擊，物質的引誘，肉體的衝動，隨時都可能侵入，所以，聖經勸人『我兒，要將你的心歸我』（箴二十三 26）我們若把心獻給神，那全能、全知、全愛的神，就進去我們裏面，作我們的牆垣與保障，使我們得享平安無慮的生活，何等美好。◆

# 座右旋律 年老的有智慧

黎翰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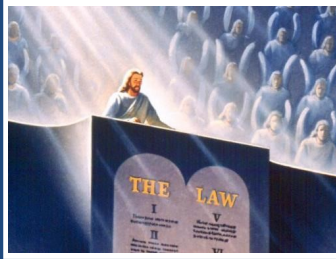
伯 12:12, 詩 92:14

黎翰飛調 1991

♩ = 88

Soprano

年 老 的 有 智 慧、 壽  
 高 的 有 知 識。 他 們 年  
 老 的 時 候、 仍 要 結 果 子。 要 滿  
 了 汁 漿 而 常 發 青。 他 們 年  
 老 的 時 候、 仍 要 結 果 子。 要 滿  
 了 汁 漿 而 常 發 青。



# 論罪與救恩

老羊

經文：「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上帝的榮耀」（羅三 23）

## （一）何謂「罪」

犯規，犯法的事都是罪，如經上所記，「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約壹五 17）。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三 4）

不信上帝，悖逆上帝，和不信上帝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都是犯了罪，「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約三 18）

## （二）罪從哪裡來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五 12）是那一個人將罪帶入世界，是指人類的始祖「亞當」，因他不聽帝的話，違背了上帝命令，吃了禁果（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創二 16-17，三 17-19）。

## （三）罪的分類

1.罪性：是從「亞當」遺傳下來的，「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詩五十一 5，羅五 12）藏在心裡的各種惡念，人與生俱來就有犯罪的念頭，沒有人教的，從小孩身上就可以看見。

2.罪行：各種越規有形式的惡性，例如：偷拐拐騙，姦淫、擄掠，殺人放火，謀財害命，等等在行動上所犯的罪行，這是明顯的罪案。

## （四）罪的刑罰（報應）

經上說「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乃是永生」（羅六 23）

又說：「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九 27）

上帝是公義的審判者，又是施行報應者，他要按各人所犯的罪報應各人，有今生和來世的報應。上帝是天地的主宰，他的權柄統管萬有。一切活物的生命和人類的氣息，都在他手中。（詩一零三 19，伯十二 10）  
「謀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觀看世人一切的舉動，為要照各人所



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耶三十二 19）今生受報（刑罰）是短暫的，來世受報應（刑罰）是永遠的，那裡（陰間）咬人的蟲是不死的燒人的火是不滅的，最後被扔在火湖裡，永不超生，永受痛苦，這是神公義可怕的刑罰。（可九 48，路十六 19-28，啟二十 11-15）。

### （五）救恩

是從上帝來的，是上帝為世人所設立的，世人無能力自救，也無法靠他人得救，人人都在罪惡權勢之下為奴僕。經上說「除祂（主耶穌）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四 12）神是公義，威嚴可畏的，但神也是充滿良善慈悲憐憫仁愛心腸的。如經上記著說：「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主耶穌）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陰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 78-79）神愛我們，祂按自己的樣式創造了我們，我們是屬祂的，祂不忍我們因罪受苦滅亡。經上記著說：「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祂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祂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哀三 3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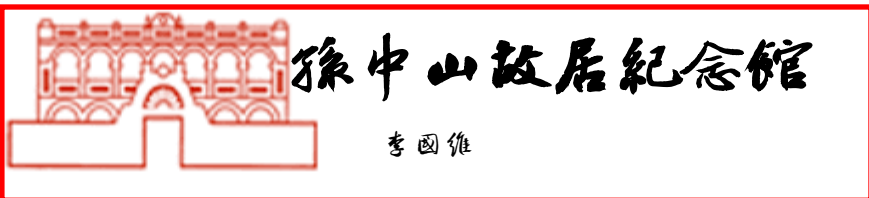
所以神差祂獨生子耶穌基督降臨世間，拯救世人，如經上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 16）又說「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一 15）上帝不會因愛我們而廢掉祂的公義，公義是神的屬性，不能廢的，人犯罪必定要死，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要拯救罪人，被釘十字架捨命流血，為世人贖罪，成全了神的公義，和救贖大功。經上說「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林後五 21）又說「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肉體說他被治死，按着靈性說他復活了。」（彼前三 18）又說「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 45）以為神的公義，罪的工價就是死。主耶穌將要釘十字架的那天晚上（逾越節的晚上）與門徒喫逾越節筵席（稱為主的最後晚餐）的時候，拿起杯來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二十六 27-28）

### 結論

神的救恩帶來給信主之人滿有榮耀的盼望，救恩是神賜給人白白的恩典，但人必須悔改在神面前，誠心認罪，接受主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並要謹守神的命令，遵行神的旨意。經上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五 24）

又說：「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上帝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

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徒十七 30-31）◆



我參觀各地有關孫中山的紀念館不少於 10 處，例如：台灣台北「國父紀念館」（藏品最豐）、日本神戶「孫文紀念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等等，但講到一個人的「根」（root），又有什麼館可以比上「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呢？

此館，座落於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於 1956 年成立。1986 年，被中國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 年 5 月，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2016 年 11 月，成為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

大門設計為左右兩間藍瓦飛簷白牆屋，相當別緻。左方石牆刻有該館館名，右方石牆刻有孫文的「天下為公」四大字。入門參觀，主要景點是：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故居，出乎意料，是一棟粉紅兩層西式拱廊大樓，美觀大氣，內置古舊家俱，在當時代算是中上層階級之住家了。

孫中山紀念館，是其生平史蹟及家族陳列處，館藏珍貴文物項目有：孫中山文物 19 件，孫中山家族文物 20 件，孫中山革命追隨者文物 20 件，字畫文獻 14 件，其中例如：孫文書「博愛」橫幅、孫氏家譜、司徒喬畫孫科油畫像等等。離別時，在庭苑見到一口大銅鐘，鑄刻「共進大同」四字。

孫中山先生的豐功偉業，在此不必贅言。要說的，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並發揚主耶穌的「博愛」精神。聖經中的「大使命」、「神愛世人」、「要愛人如己」，皆為「博愛」之要義。

## 左邊大門



## 故居門廊





## 向前走呀！

### 繼續努力向前走…

#### 康錫慶牧師九十大壽

任康以琳

每年八月我們大家庭都會為父親慶祝生日，但今年很特別，在全球疫情中過大生日。

雖然我們大家都過著隔離的生活，但神的恩典藉著科技能讓大家在網絡上有特別的慶祝會。從遠到近的家人、朋友、主內弟兄姊妹很高興傳來很多的賀禮及恭賀的視頻，更驚喜的是經浦蓓孫姊妹，朱志強弟兄及林漢偉校長（現任香港伯特利教會總幹事）的特別安排，傳來不少數十年沒見的前香港伯特利中學校友的祝賀視頻，雖然大家已是白髮祖父母級的“老學生”，他們的風趣不減當年，更感動的是有多位仍在忠心事奉主。感謝神藉著這次的機會與大家重聚。

在教會及網絡上聚會後大家為康牧師同唱生日歌：

歌詞是黎翰飛弟兄取自詩篇 92:12-14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他們栽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祝你生辰快樂，一生旺如棕樹，栽於神的殿中，滿了汁漿發青  
 祝康牧師生日快樂，願天父的恩臨，不但力上加力，也常喜樂無比

親愛的爹地：

您今天 90 歲啦！Happy Birthday！

雖然詩篇 90:10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很明顯神對你有特別的寵愛及差使，在人生必修的課程中你是特殊的…

兒子，弟兄，叔伯，丈夫，父親，祖父，朋友… 更是忠心的神僕！

你每課都考上 95% 以上（因為考 100% 的學生是太完美而不現實的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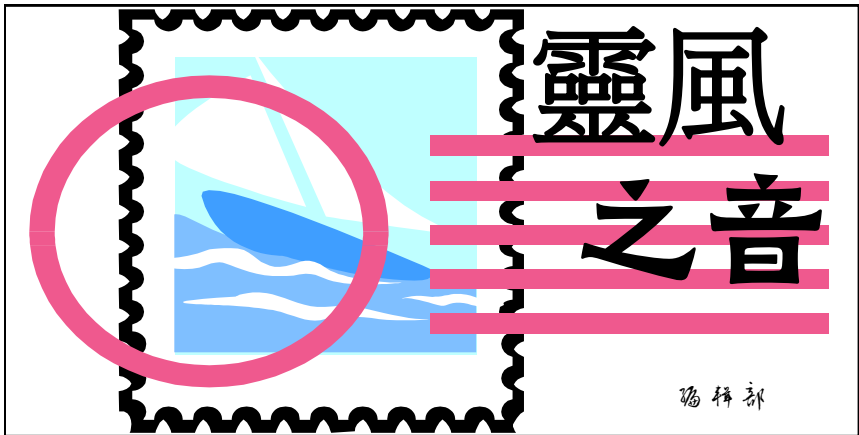
好啦！你現在要繼續努力的去授人生課程，因為需要修這課的學生太多了，而 90 年的功課實在是很難修的課 !! 我們都正以你為榜樣，照辦為招 !!

願神賜您…

喜樂, 平安, 健康, 蒙福的人生 (新的一頁)

We love you !

愛你的兒女們◆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Chinese For Christ New York Church

142-21/23 Franklin Ave.

Flushing N.Y. 11355

Address Service Requested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 No.1110

二零二零年十月九日至十一日

美東時間

第一講：十月九日 (週五) 下午

7:15 PM -9:00 PM

第二講：十月十日 (週六) 上午

10:00 AM -12:00 PM

第三講：十月十日 (週六) 下午

2:00 PM -4:00 PM

第四講：十月十一日 (主日) 上午

9:30 AM -10:30 AM

十月網絡專題講座

預備迎見神

講員：楊光甫牧師

即日起，免費報名，於十月二日截止。

歡迎電郵 [cfcnyc@cfcnyc.org](mailto:cfcnyc@cfcnyc.org)

以獲取ZOOM會議號碼與密碼。

歡迎自由奉獻。

「以色列阿，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阿，  
我既這樣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摩四12)  
以色列阿，你當預備預言到祂再來的預兆。  
這時代的景況，有如主耶穌預言到祂再來的預兆。  
趁著還有現今的機會，探尋當如何裝備自己坦然  
無懼地見主面。

主辦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